

国庆佳节话今昔

景建会

为了贯彻国务院颁发的《会计人员职权条例》中关于授予会计人员技术职称的规定，最近主管局对所属单位的财会人员进行了一次考核。这次考核从复习开始，整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小王和小张也整整“紧张”了一个月。考试结束了，他们松了一口气，同声问起老会计：解放前会计人员有没有考核？老会计感叹地说：你们太天真了！解放前当个会计，生活都没保障，还谈什么“考核”？要说清这个，

才发现，不便使用划线更正法，也可使用此法更正。

如果原记帐凭证所使用的会计科目不错，只是所写金额大于原始凭证金额，也可只将多记的数额用红字填制记帐凭证，据以登记入帐，冲销多记数额，达到更正错帐的目的。

补充更正法，是补充填制记帐凭证更正错帐的一种方法。在记帐以后发现记帐凭证所写金额小于原始凭证金额时，可将少记金额用蓝字填制补充记帐凭证，补充登记少记的数额，使帐簿金额符合实际。

此外，记帐凭证已做，帐簿漏登，何时发现，便在何时入帐，只是在月、日栏内，注明“补记×月×日”即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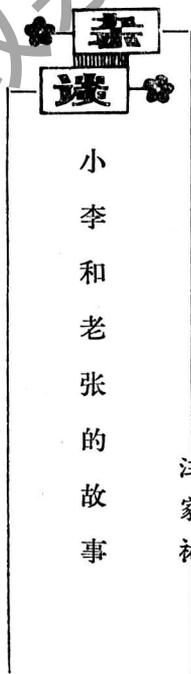
在成百上千笔帐簿记录中去查找一两笔错帐，有时甚至比重新登记一次还要费事。因此，在记帐工作中，不能有丝毫的粗心大意，一定要树立高度的工作责任感，发扬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，坚持每日或五日的自查自核制或轮换复核制，以努力杜绝错帐的发生。

得从一个“帐房先生”的经历谈起。

老会计接着说下去：1952年我刚参加工作，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会计，在工作之余，说起他给资本家当“帐房先生”，饱尝辛酸的情景。他在学徒时，由于干活勤快，受到资本家“赏识”，逐步“熬”

升，当上了“帐房先生”。但是，他可比不上另外一个帐房先生的地位高、待遇厚，因为人家是资本家的亲戚。店里的秘密，资本家的私房话，从来都“背”着他，他的“工钱”也不比一般店员多，可是他得花费大力气，才能保住这个“帐房”饭碗。他受苦熬煎了五个年头，心想：给资本家记了五年的“亏心帐”

（是一套隐瞒剥削真象、应付伪税务所查税的假帐），该增加一点工钱了；可是，万万没想



1966年某日。

老张：“所有资金占用帐户余额的总计，同所有资金来源帐户余额的总计，始终应该相等，或者说始终应该平衡。”

小李立即火冒三丈，声色俱厉地叫起来：“这是明目张胆的‘三反’言论！应该说不平衡是绝对的！”把哲学概念和会计术语搅和起来了。

老张冷不防这一下子，一时被弄得失去了平衡，瞠目结舌。

旁观者清，众人用手捂着嘴，啼笑皆非。小李却继续瞪着老大的眼睛。

二

1967年某日。

到，资本家怕他干的年头多了，知道他们的秘密，就找了个借口，把他解雇了。资本家还大发“慈悲”地说：“东辞夥^①，一笔抹”，把你“长支”店里的钱就抹了吧！其实，鬼才会相信“夥计”会欠店里的钱！就这样，他“卷起薄薄被褥，含着眼泪离开了“帐房”。从此，他就靠摆个“代写家信”的小摊子，勉强糊口度日。解放后，没呆几个月，经人民政府劳动部门介绍，他在一个国营建筑公司当上了会计。最近他光荣退休，每月享受退休金待遇，生活美滋滋的。这位昔日的“帐房先生”、解放后的会计，逢人总愿把往日之苦、今日之甜，说道说道。老会计说完这件事，反问小王、小张：在旧社会给资本家当“帐房先生”，最后落了个摆写家信的小摊子维持生活，你们说惨不惨？我们不妨作个对比：

旧社会：“帐房先生”分两等
裙带钻营占上风，
受苦熬煎满五载，
无故被辞两手空。
白天奔波难糊口，
夜间复愁无前程。

新社会：会计人员党器重，
技术考核授职称。
六项职责三权限，
会计条例写分明，
长征路上称能手，
廉洁奉公有前程。

注^①“东”即资本家，旧社会称“东家”。“夥”即“夥计”。

老张：“财务会计和其他事物一样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矛盾，譬如增和减，收和付，买和卖，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，节约和超支，盈和亏，债权和债务，费用的归集和分配，成本的降低和提高……”

小李容不得老张继续往下讲，马上打断说：“得啦，得啦，别再往下讲了！这简直是对革命辩证法的庸俗化，讲了半天矛盾，为啥不首先讲主要矛盾——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生死搏斗？”

老张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只好支支吾吾自叹不如小李“革命”。

三

在1973年的一次学习讨论会上。

小李正在振振有词地发言：“……即使是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，也是阶级斗争的关系。……”

老张不识相地插了一个小问题：“那么哪个国营企业代表无产阶级，哪个国营企业代表资产阶级呢？我们又应该站在哪个企业一边，去把另一个企业搞垮呢？我看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，应该是同志般的互助协作的关系。”

这下触怒了“一贯正确”的小李，他顿时脸红脖子粗，一拍桌子吼了起来：“党的基本路线摆在这里，谁敢反对！”

学习讨论会顿时就鸦雀无声了。

四

1974年某日。

小李：“在商品产品成本表上，‘全部商品产品实际总成本’应该与‘本年实际生产费用合计’相等。”

老张：“这两个项目反映不同的经济内容，不是一个概念，一般也不相等，因为……”

小李很不耐烦地打断了老张的解释，说：“你去看看财政局制订的《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》，它把‘生产费用总额’干脆写成‘全部产品总成本’，不就是说明这两个项目是一个概念吗？财政局是我们的上级，上级说的对！”

老张反驳说：“是非有客观的标准，上级说的不一定全对……”

小李又火了：“你怎么这样狂妄，连一点组织观念也没有！”

老张想，如果上级说的一定对，那不但我们的上级财政局肯定不会错，即使小李说的也



接受群众建议 财政部修改差旅费两项规定

本刊第四期刊载了《应坐而未能坐卧铺的补助太低》的来信和《调查附记》之后，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信，多数建议应作适当修改。九月五日财政部发出关于修改差旅费两项规定的通知，现转载如下：

我部(77)财事字第138号文件颁发的“关于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差旅费开支的规定(试行)”，在试行中，不少单位和群众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。经调查研究，并征得有关单位的同意，现将乘坐车、船席位的等级和夜间乘坐车、船不买卧铺票的补助两项规定修订如下：

一、男满五十周岁以上、女满四十五周岁以上的下列人员：中央各部、委正、副司局长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正、副局长，地区行政公署正、副专员，行政级十四级以上人员，以及相当于以上职级的人员和六级以上工程师、教授、副教授、研究员、副研究员（文化、卫生等人员可比照办理）出差，可以乘坐火车软席，轮船二等舱位，住旅馆单间或两人住一间。

二、符合乘坐火车卧铺条件，不买卧铺票的，取消每人每夜加发补助费一元二角的规定，改按火车硬席座位票价（包括快车票价）的百分之三十发给本人，不足三元的按三元计发。符合乘坐火车软席卧铺条件的，如果改乘硬席座位，也应享受同等待遇，即：按硬席座位票价（包括快车票价）的百分之三十发给本人，不足三元的，按三元计发；但改乘硬席卧铺或软席座位的，不发补助费。

以上规定，自文到之日起实行。

一定对了，因为小李是自己的顶头上司。于是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马上写信问财政部。

一个月后，老张将财政部的复信交给小李。小李看完信说：“财政部认为这两个项目不是一个概念，那就一定是两个概念。财政部是财政局的上级，当然财政部说的对。”小李不仅脸不红心不跳，而且有点理直气壮，因为他所主张的“上级说的对”似乎获得了胜利。

五

1976年某日。

小李：“因为算盘在资产阶级手里就为资产阶级服务，在无产阶级手里就为无产阶级服务，所以算盘具有鲜明的阶级性。”

常跟小李抬杠的老张又开腔了：“你说的前提很正确，可是结论就不对了。以我见，正因为同样的算盘，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，又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，所以它和飞机、大炮一样，是没有阶级性的。”

小李：“你向来阶级观念薄弱，不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，这不又患老毛病了吗？我劝你

看看财校的珠算讲义，第二段说的就是算盘的阶级性。”

老张：“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有阶级性，什么样的事物没有阶级性，我劝你读一读斯大林的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》那本小册子，那上面写得很清楚。”

小李：“没有必要读，斯大林说的也不一定对。”老张只得两手一摊，无可奈何。

六

1979年春节，小李到老张家拜年。

小李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越学越亮堂，越学越感到自己以往中了不少林彪、‘四人帮’左倾机会主义的毒，常常看问题偏激，再加脾气不好，在和你争论问题时说了些过头话，还错误地用大帽子压人，希望你谅解。”

老张很受感动地说：“说哪儿的话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帐要记在林彪、‘四人帮’头上。要紧的是团结起来向前看，同心同德搞‘四化’。”

老张边说边用双手紧紧地握着小李的手。两个人都发现对方眼中闪烁着泪花。